

阿道尔夫

ADAOERFU

〔法〕贡斯当 著
黄 天 源 译



阿道尔夫

ADOLF

1911年11月17日
出生于德国





阿道尔夫

〔法国〕贡斯当 著
黄天源译 黄建华校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 帧：文 希

封 面：张达平

插 图：申绍军

外国文学名著

阿 道 尔 夫

〔法〕贡斯当 著

黄天源译 黄建华校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960 1/32 5印张 插页4 73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0册

书号：10256·114 定价：0.92元

•译本序•

心理分析小说的奇葩

黄建华

天源同志嘱我校阅译稿并为译本写序，我想这不是因为我对法国文学有什么专长，而是他有意让我分享一下他的可喜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沾一分光。他为此专门来信提醒我：“序言”千万别落俗套，即沿袭一“生平”、二“梗概”、三“评价”那样的写法。可见他已成竹在胸，这“序言”他自己就能够写好的。

他说不要按上述的“一、二、三”的办法去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国已出版了《法国文学史》（中册），书中用了近二十页的篇幅介绍贡斯

当 (Henri Beh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 的生平、著作、《阿道尔夫》的故事梗概、作品评价等等，相当详尽，而著者的观点，大体上我是赞同的。那么，请读者参阅该书的这一章节就行了，我又何必多此一“序”？既然要“序”，那还得有几句自己的话要说一说的。

(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说：“《阿道尔夫》被认为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发端”。是否“发端”，似可再探，因为《阿道尔夫》于一八一六年问世，而在法国文学史上还有另一部被誉为开心理分析小说先河的《克莱芙亲王夫人》早已于一六七八年成书，但《阿道尔夫》是心理分析小说园地中一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奇葩，那是毫无疑问的。一九三五年去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布尔热在他的《心理学随笔》中断言：“在十九世纪初的各种著作中，《阿道尔夫》这部小说仍然是最逼真、最动人和最富于现实性的。”贡斯当作为政治家和作家，正生长在法国社会的大动荡的年代（一七六七年生于瑞士洛桑，一八三〇年死于巴黎），曾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他在政坛上的摇摆、升

沉，在议会上的进出、讲演，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他的著述甚丰，涉及政治、宗教、文学批评等多方面。这是作者的毕生着力之点。至于《阿道尔夫》、《赛希尔》（一九五一年才被发现整理出版）等自传体心理小说，贡斯当本人是不大将其放在心上的。然而今天法国的普通读者却几乎把贡斯当其他著述都遗忘了。现在，除了研究家，有谁去读他的《政治原则》、《论征服精神与篡夺》等类著作呢！但《阿道尔夫》却仍然留在广大读者的心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贡斯当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全靠《阿道尔夫》奠定的。

《阿道尔夫》的影响早已越出法国本土的范围。连俄国诗人普希金也曾对这本薄薄的小小说倾倒。据记载，诗人兼评论家维亚捷姆斯基（一七九二——一八七八）亲自将《阿道尔夫》译成俄文，并给普希金赠书，书页的题词是这样写的：

“请收下我译的这本我们所喜爱的小说……我和你经常谈到这部作品的优点……”。

（二）

“在一本只有两个人物，而且情景单一的小说里，也可能别具一番情趣。”（《第三版作者前言》）

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一个女子，后来要离弃她，而女子却痴心一片，终于殉情而死。这样的题材并不新颖，情节也毫不曲折离奇，然而读者开卷不久，就被深深吸引住，不能放下。原来小说的魅力在于它向读者袒露了人物的多变、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作者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身上存在两个人，其中一个另一个的观察者……。”小说中的主人公阿道尔夫正是一身兼了“两个人”的：一方面，他爱在社交圈子里厮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内心时有强烈的追求，而且才智过人，曾渴望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一方面他逢场作戏，带着征服动机向爱蕾诺尔求爱，似乎是个以玩弄女性为能事的男子，但另一方面，一旦和对方建立关系以后，却不顾家庭阻挠，甘受舆论谴责，坚持和对方生活在一起；一方面他易于冲动，不计较功利，热情似火，另一方面却又以惊人的冷静不断分析、内省；如果说他的行动事前不经盘算的话，事后他几乎总要思索分析一番的。他的思索过程又进一步显示其复杂的心理和矛盾的性格。而尤为难得的是，不管主人公内心的波澜如何起伏、回旋，读者阅后谁也不会产生这是作者故意安排的感觉，相反，一切都令人觉得真实可信，因为贡斯当是以

自己切身的感情经历为基础去构思这部小说的。文学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作者和女作家斯达尔夫人时断时续的不平常的恋爱关系在《阿道尔夫》一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不少人甚至断定，《阿道尔夫》就是根据这种关系去写的。在这本书里，“环境无足轻重，性格才至关重要”（《复信》）。的确，《阿道尔夫》不以景物或外表的细致描述见长，而以内在性格的客观刻划取胜。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有的批评家还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且比斯丹达尔的作品还高出一筹。这种评价是否恰当，我们且不下结论，但作品艺术上的真实性却是无可怀疑的。作者在《第三版前言》中写道：“起码令我相信这本书在真实性方面还有某些长处的，是我所遇见的几乎所有读者，都异口同声对我谈到自己仿佛曾身临书中主人公的处境。”难怪连心理学家也爱引用本书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为论述的佐证了。

（三）

形象地揭示人物的内心隐秘，达到前所未至的深度，这种不寻常的艺术功力，固然是给作品带来生命力的因素，但是《阿道尔夫》成为不朽之作看

来还有另外的原因，那便是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既是个性化的，而同时也带有共性；它反映了十九世纪初期在西方流行的所谓“世纪病”。关于“世纪病”，我还不晓得有谁下过完整的定义。我所知道的，大体上是青年一代的无可名状的苦闷，颓唐、厌世的心理状态。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青年人感到极大的失望，精神上产生了难以填补的空虚所引起的。请听阿道尔夫怎样说吧：“我年纪轻轻便受到死的念头的冲击。这个念头使得我对待一切事情的冷漠态度更加牢固。我从来不理解人家为什么那么轻松地过日子，而丝毫不想到死亡。”接着，他又说道：“……我产生了命运无常之感，脑子里充斥着朦胧的幻觉，甩也甩不开。读诗的时候我喜欢读那些人生如梦的篇章。我觉得没有任何目标值得努力争取实现。”他对爱蕾诺尔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为了遣闷，也是为了“使自尊心得到满足”。然而，他所寻求的刺激却未能稍稍充实他空虚的心灵。不久他便感到极度的厌倦，忘记了自己的信誓旦旦，一心谋求解脱。他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爱蕾诺尔，完全是因为还有一片怜悯之心，也就是良心未泯吧。爱蕾诺尔死后他所感受的痛苦与其说是因为失去情人，倒不如是由于对整个生活的失望。作者要通过阿道尔夫“描写我们时代的一种

主要的精神病态”。这个病态的形象，作者成功地创造出来了。因此，有的文学史家说：“《阿道尔夫》是一个时代的镜子。”

“世纪病”，在《阿道尔夫》之前早已有作家写过了，但多从人物的环境、经历去着笔，而贡斯当却通过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去揭示“世纪病”的病征，这是《阿道尔夫》的独到之处。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阿道尔夫》在同时代反映“世纪病”的诸多作品中放出自己的异彩的。

(四)

作品中纯真的爱情，往往跨越时代，超出地域，直达广大读者的心中；法国人会为林黛玉忿忿不平，中国人也能为“茶花女”唏嘘叹息。爱情悲剧的主角常常赢得读者的一掬同情之泪。爱蕾诺尔就是这么一个热情如火、不计任何功利、爱得异常执着的女性典型。她当初爱上p伯爵，正是他处于逆境的时期。她拒绝其他人的求爱，不考虑个人的前途，一心帮助他度过难关。她爱上阿道尔夫之后，更是不顾周围的非议，无视家庭、财产、地位、甚至不惜抛弃孩子也要和阿道尔夫在一起。按平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轻佻女子的行

为。但细心考察一下，这其实是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之举。爱蕾诺尔曾向 p 伯爵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而且为他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却没有换得 p 伯爵的真正爱情。她虽然给 p 伯爵生了两个孩子，但仍然没有成为 p 伯爵的正式妻室。p 伯爵“本来可以和她结成更体面的关系，但他并没有对她提起这件事，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在与 p 伯爵的关系中，她总是处于难堪的从属地位，她的心受了损伤”。她压抑着自己的本性，尽量让自己适应 p 伯爵圈子中的一切，努力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靠拢；她甚至比其他妇女还要严谨得多，并且还以此为乐。就这样，本来一切都过得十分平和、安静，谁料这时候阿道尔夫却闯进她的生活圈子里来。这个青年人卓尔不群，异乎流俗，把她作为“征服的对象”热烈地向她追求。她经过短暂的抗拒之后，终于把内心的闸门打开，奔腾的热情冲出了牢笼，一泻而不可止。这时她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要博得真情的无私的爱，她不能忍受在爱情的浓酒中掺进半点儿水分。可是她碰到的是一个只有一团虚火而毫无持久热情的人，她为他牺牲了一切，换来的只是悲痛、忧伤，最后只好殉情而死，于是人间又留下一出感人的爱情悲剧。过去这类的悲剧多着眼于写外部的因素，或父母的阻挠，或环境的所迫，而爱蕾诺

尔悲剧却多从心理变化和性格冲突着墨。这也是《阿道尔夫》与众不同的地方。当然，心理因素的背后还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五)

出现爱蕾诺尔悲剧的社会背景变换了，那个时代也离我们很远。然而优秀的作品，不管时代相隔多久，地域如何殊异，读后总能给人以一点启迪的。记不起我们哪一位老作家说过：恋爱是人格的交感共鸣，所以恋爱的真纯程度是以人格的高下为准的。爱蕾诺尔的不幸在于：真遇俗（p伯爵的）、实遇虚（阿道尔夫的），只有一方的“真纯”，遂致酿成尖锐的冲突。

“在爱情的镜子下，

谁能把自己的灵魂遮掩？”

这是我国诗人魏钢焰的诗句。确实，拿这爱情的镜子一照，也就可以看出阿道尔夫飘忽、虚浮、轻率、冷漠、软弱的灵魂。和他相比，爱蕾诺尔的心灵要高尚得多。

不过，无论如何“真纯”的爱情，总不能存在

于真空中。我想起鲁迅《伤逝》中的故事，涓生与子君的分开，要说直接原因当然是后来的性格、志向的殊异，如果子君仍如从前那样坚强、勇敢，他们又何必至于非要分手不可？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社会浓重的黑暗对他们的压力，他们两人正是在封建势力压迫的罗网下诀别的。爱蕾诺尔的悲剧也有类似之处，归根结蒂也可以说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阿道尔夫父亲对儿子的软硬兼施，T男爵对他的拉拢和暗中捣鬼，周围人的攻击和敌意，无时无刻不对阿道尔夫产生影响。爱蕾诺尔所追求的那种超然物外的爱情，如何能在这种环境中存在下去？

“爱蕾诺尔的不幸证明，即使是最炽热的感情，也无法与现实事物的秩序抗衡”。（《作者致出版商的信》）再说，无所附丽的爱情，犹如花之缺乏养分，一旦到手，便开始枯萎，何况当初阿道尔夫的追求就带着满足虚荣心的欲望呢！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造成爱情悲剧的总体环境是不存在了，但局部环境却并未完全消失，爱情悲剧还时有所闻。且不说那些受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父母干预或被名缰利锁所纠缠的爱情，即便是自由结合的恋人中，也不时会演出这种悲剧的，逢场作戏，境过情迁，色衰爱弛，恐怕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吧。当阿道尔夫追求得手之后是何等的狂热啊！

“爱蕾诺尔委身后，我对她的爱慕和尊敬千百倍地激增。我在男人中间走起路来抬头挺胸，傲气十足，对他们投以支配者的目光。光是我呼吸的空气便是一种享受之物。我面向苍天，感谢它赐予我的出乎意料的无限恩惠。”

“爱情的魅力啊，谁能将你描绘？你是一种信念，令人坚信已经找到天赐的人儿；你是突如其来的光辉，照亮人生，似乎明示人生的奥秘……”

可是，后来他却把爱蕾诺尔的爱情视为不可忍受的桎梏，前后判若两人。阿道尔夫自己只好承认：“我对她是寡情薄义的。”作者在《致出版商的信》中似乎对阿道尔夫的一生下了断语：“他留下的足迹只是他的过失的记录”。

我相信《阿道尔夫》这个译本是会吸引许多读者，尤其是吸引青年人读下去的，希望年轻人掩卷的时候，也来思考一下爱情这个令人神往而又十分严肃的人生课题。

第三版作者前言

我同意重印这本十年前出版的小册子，并不是毫无犹豫的。几乎可以肯定，比利时有人想抛出一个伪造本。这个伪造本会象比利时膺制者在德国散播并传进法国的大多数伪造本一样，不顾本人原作的内容，肆意添油加醋，弄得庞杂臃肿。如果不是这样，我是绝对不会过问这本书了的。我写这本书的唯一意图，是想使聚会于乡间的两、三位友人相信，在一本只有两个人物、而且情景单一的小说里，也可能别具一番情趣。

一旦着手这一重版工作，我就想发挥一下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其他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我觉得不无某些用处。我要描述那些内心冷漠的人因引起别人痛苦而产生的苦恼；我还要描述他们以为自己轻浮

或堕落的程度比实际情况更甚的幻觉。相隔了一段时间后，他造成的痛苦的形象似乎显得淡漠、模糊了，就象一层易于穿透的云雾。社会以规矩取代原则，以礼节代替感情；它憎恶丑事是由于怕引起麻烦，而不是因为伤风败俗，因为当丑事不外扬时，它是能够接受罪恶的。他因得到这样一个彻头彻尾虚伪的社会的赞许而受到鼓舞。他认为，不经盘算而建立的关系很容易破裂。但是，他却看到了：这种关系的破裂引起了苦恼；受骗的心灵感到痛苦的震惊；怀疑替代了完全的信任，而这怀疑必然针对那个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人的儿儿，并进而扩展到整个世界；敬重之情受到了压抑，再也不知道往哪儿寄托。这时，他才觉得在痛苦的心中有着某种神圣的感情，因为这颗心在爱。他发现，认为自己唤起而又不去分享的爱情，其植根是多么的深；如果他要克服所谓的软弱，那就得同时毁掉自己身上所有的宽厚，打破一切忠诚，牺牲一切高贵和善良的品性。他致命地伤害了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无视同情心，滥用软弱性，借口道德的冷酷而违反道德标准。这样，他才取得了胜利，并且振作了起来。当然，局外人和朋友是欢迎这一胜利的。但是，他善良的天性却泯灭了，只剩下了可耻的残生，被这可悲的成功败坏了的残生。